

一段被疏漏的历史，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一曲悲壮的南海歌吟



最后的水师提督

杨肇林 著



海潮出版社
Hai Chao Press

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创作

最后的水师提督

杨肇林 著

海潮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水师提督/杨肇林著. —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57 - 0253 - 7

I. ①最… II. ①杨… III. ①李准 (1871 ~ 193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148 号

书 名: 最后的水师提督

作 者: 杨肇林

责任编辑: 罗 庆

封面设计: 游 健

责任校对: 王洁莉 刘 莉 · 马丽君

责任印务: 张淑玲

出版发行: 海潮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电 话: (010) 66969738 (发行) 66969748 (编辑) 66969746 (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第二炮兵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57 - 0253 - 7

定 价: 28.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放舟东下	1
第二章	上海滩	8
第三章	浮海八闽	13
第四章	东江之畔	21
第五章	京城之殇	29
第六章	南澳哀吟	35
第七章	无顶的石牌坊	43
第八章	另辟蹊径	62
第九章	初展才干	71
第十章	兴办防营	77
第十一章	共体时艰	82
第十二章	趁势而起	90
第十三章	难脱虎口	95
第十四章	前朝后朝，何其相似	102
第十五章	颐和园陛见	127
第十六章	水师提督的担当	135
第十七章	祸生意外	148
第十八章	过河卒子	159
第十九章	徜徉山海间	164
第二十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71
第二十一章	把英国军舰赶出西江	183



2 最后的水师提督

第二十二章 虎门吟唱	189
第二十三章 “二辰丸”之痛	197
第二十四章 东沙示警	205
第二十五章 渊微岳秀，虎啸龙吟	220
第二十六章 升旗鸣炮，昭告天下	226
第二十七章 何去何从	235
第二十八章 拳拳爱国心	240
后记	247

第一章

放舟东下

清光绪十三年（1887），岁次丁亥。

八月，秋分已过，月近团圆，满地清辉。

三天前，17岁的李准离开邻水老家，来到渝州重庆，明日就要出川，走长江，浮大海，去广东。

仰望中天，月光皎洁。但愿明天是个好天，吉时开船，顺风顺水，放舟直下。

天色微明，李准随着母亲和妻子的轿子，向朝天门码头走去。

麻石铺砌的街道，随山势高低上下。前面的轿夫一声吆喝：“起脚！”后面抬轿子的立即应和一声，平稳地抬着轿子登坎爬坡。

街市上，背篓负担的，行色匆匆。早市的茶馆，炉火熊熊。四望山城，灯火点点，参差错落，上与天上星光相接，下与江中渔火相连，明明灭灭，闪闪烁烁。

朝天门码头，石阶壁立陡峭，一头插进江里，一头顶着天。从码头向下望去，如同站立山顶，下窥深谷。

轿夫们又一声吆喝，踏着号子，跨下码头。轿子一闪一悠，一闪一悠。李准跟在后面，撩起长袍，向下走去。石阶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走得腿都发软打跪。停下步来，抬头看去，隔江牛角沱，白墙乌瓦，屋屋相叠，依稀可辨。低头，但见江上船影幢幢，密密麻麻。

轿夫疾走，李准赶紧跟上去，终于走完了石阶，来到江边。他紧走两步，从

2 最后的水师提督

轿子里扶出母亲。他正待召唤船家，不料，刹那间，扯起了漫天大雾，眼前的江中渔火不见了，身后山城的灯光隐没了，一片混沌，一片迷蒙。

李准惊骇了，大好天气，瞬间变色，真是天不可测，不由得叹息一声，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是天意？是神祇示谕？他怕说这预示命途多舛，前路坎坷。雾越来越重，越来越浓，两人相对也难看清彼此面目。一家人踟躅江边，默默无言。倒是船家安慰说：“好天，好天，有雾必是晴天。等太阳一出来，雾散了，江开了，正好行船。”

太阳迟迟不肯露面。真是“长空一色，忽大雾四屯，溟溟漠漠，浩浩漫漫”，不能辨乎咫尺，更不能测其深浅。古人有“如堕五里雾中”之说，果然不假。

不见灯火，但闻人声。

李准在码头上焦急地踱来踱去，母亲叫他到跟前说：“急啥子哟！你父亲同治十年经由这里出川，进京赶考，如今放了广东河源知县，接我们母子前去。他要你也由这条路出川，你晓得他的意思么？”

李准赶紧垂手回答道：“是，儿子知道。”

雾终于散去，太阳已升得老高。李准心也开了：小有周折，终究是出行大吉大利！

李准搀着母亲跨过跳板，登上大柏木船。

柏木船，舱面上有三层楼阁，硕大无比。万斗千担，把“天府之国”的稻米和土产，顺河运到下江。柏木船体大，川江航道险恶，仅靠风帆、摇橹、背纤，再要逆流溯江而上，真的是难于上青天了，便连船带货一起卖掉。怪不得有民谣：“柏木船一去不回头，今生今世不回川”。

李准头一回走出山窝窝，来到重庆这个大码头，而且，要远去下江，他兴奋莫名，惊喜非常，但不知前路去向，也不知要追求什么。他记起前辈老乡李白24岁出川时放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另一个前辈老乡苏轼出川时，也是胸有成竹，追求“致君尧舜上”。李准没有李白的任侠、豪放、洒脱，也没有苏东坡的志存高远，城府在胸。他只知道李白、苏东坡出川

以后，就如同这柏木船再也没有回来。李准有些怅然了。

仰头望去，重庆山城，屋擦屋，楼压楼。由江边通向街市的码头，直上直下，好似通天大道。

低头看水，滚滚滔滔，漩涡套着漩涡，波涛撞击波涛。浪急江阔，水气逼人，不由人不向后缩步。李准心中响起当年杜甫的吟唱：

大声吹地转
高浪蹴天浮

“开船罗！”

解脱缆绳，收上跳板，用力撑篙，柏木船离开码头，向江心滑去。船头激起哗哗白浪。

这江啊，这水啊，动魄惊心！

李准侍候母亲歇息，道了安置，退回他和妻子黄竹筠的小舱室里。

黄竹筠的祖父和李准的祖父通家世交，在李准和黄竹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便指腹为婚了。今年，李准府试名列第十三名，便燕尔新婚了。

黄竹筠正半掩在船窗旁边，悄悄向船外张望，李准轻轻来到她身边，她回眸一笑，李准觉得心上酥酥的，柔柔的，不禁随口念道：“‘脸漫笑吟吟，相看无限情’。”

黄竹筠竖起眉毛，举着拳头，说道：“看我不捶你！”

李准接过她的拳头，说道：“这比‘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更有味道了！”

黄竹筠不依，说道：“你越说越张狂了！看我不去向婆婆告你。”

李准说：“好了，好了，你刚才在看什么？”

“我看这船好高，好大，就跟水上起了一栋屋一样。”

“唐诗有句：‘王浚楼船下益州’。《王浚传》上说他在四川造的大船连舫，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大概就是这种柏木船吧。”

黄竹筠笑说：“晋书上说，大船连舫装载二千人，舱面上跑得开马。这柏木

船同那连舫比，怕是‘小巫见大巫’了。”

李准知道自己糊涂失言了，少年气盛，掩饰说：“反正是四川人能造大船！”

黄竹筠用眼睛瞟着他，拿手指在脸上羞他。

李准扑哧一笑，说道：“是我一时失口了。四川人会造大船倒是确实的哩。《战国策》里写着‘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

黄竹筠笑道：“《诗经》里说得更早些：‘泛彼柏舟，在彼中河’。柏舟者，才真正是柏木船也。”

李准喜得抱拳作揖说：“闺中翰林，拜你为师了！”

黄竹筠娇媚地说道：“你故意打趣我，拿我逗耍方！”说着，轻轻地说：“今日早晨，在朝天门码头，看你性急的！”

李准笑着辩解说：“半夜里月色满天，出门时也还天清气朗，到了朝天门码头，忽然大雾弥江，混沌一片，我担心不是好兆头。”

黄竹筠有意冲淡说：“朝天门，朝天门，天颜岂是容易得见的。正是这样，才显得难能可贵嘛。”

“是，后来雾散了，天开了，我才悟到好事多磨。你刚才这么一说，更觉理当如此。我就盼着有朝一日，金榜题名，朝天阙，给你赚一个诰封。”

小夫妻俩憧憬着将来进京赶考，高中黄榜，衣锦荣归，光宗耀祖。

黄竹筠腼腆地要求说：“你带我到船舱外头去看看大江，好吗？”

李准用嘴努了努后舱，凑近她耳鬓，逗她道：“你不怕我母亲，你婆婆不让你抛头露面吗？”

黄竹筠乖巧地说：“有你嘛，怕啥子呵。”说着，往他身上靠了靠。

李准长到这么大，头一回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依靠，心里陡地生起一股大丈夫气概，领着妻子来到舱外甲板上。嘉陵江从北面奔来，江水碧绿，汇入长江，黄绿混搅，波涛互撞，溅起浪沫水雾。二人一时无语。

船过奉节，进入三峡。

船家一声吆喝，话音还没落地，船便闯入了瞿塘峡。

风声，涛声，好似万马奔腾，呼啸而来。惊看两岸，峭壁陡崖，刀削斧劈一般，两岸夹峙，把江挤窄了。偌大的柏木船，随水冲流，不能自己。疾风夹着水

气扑来，呛得人张不开嘴。李准不由得紧紧握住黄竹筠的手，黄竹筠也紧紧抓住他的手，轻轻地战栗。

迎江一堆黑色石礁。船直冲礁石而去。黄竹筠吓得惊叫一声：“哎哟！”

船擦着礁沿，飞身而过。

李准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待回头看去，不见黑色礁石，但见浪激千丈，水珠喷雾，船已过了险滩。

李准定了定神，说道：“古有歌谣：‘滟预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预大如猴，瞿塘不可游；滟预大如龟，瞿塘不可回；滟预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真正是惊心动魄！”

江流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看去令人头晕目眩。柏木船忽而疾冲直下，忽而顺回流向上，在江中走着“之”字，回环而下。

两岸壁立对峙，天仅一线；四围水声一片，如雷贯耳。惊吓之余，复有一种豪壮之气。

李准压过水的吼声，兴奋地大声说：“一日千里，一日千里！”

前方，巫山十二峰，腰缠白雾，青翠欲滴。神女峰，亭亭玉立，缥缈朦胧，令人遐思飞越。李准看了娇美的妻子一眼，回味起新婚的花前月下，就着她的耳边吟哦道：“‘晓雾乍开疑卷幔，山花欲谢似残妆；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

黄竹筠亲昵地睨了他一眼，用手轻轻地捶了他一下，脸色绯红，说道：“你们这些男人，只记得楚襄王梦见神女的故事，却不想知道，正是在这山下，瑶姬神女教大禹治水，这才有了神女峰。只有宋玉轻薄，才杜撰出‘阳台云雨’的故事。”

说笑中，船进巫峡，涛声更大。

江水穿山而下，江流两岸，山山郁郁青青，处处奇峰突兀，瀑布直挂山间，跌落江中。船傍山脚航行，像是在山水长卷里走过。

江流碧碧，蓝天一线，抬头望去，耀人眼睛，叫人心也高了，心也亮了。

黄竹筠忽然惊喜地叫道：“快看！”

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只见一群大小猴子在奇峰峭岩间，攀缘纵跳，飘逸

6 最后的水师提督

如飞。

李准不由得念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身临其境，哪得其趣?!”

过了巫峡，便是西陵峡，江面变宽了，但江心礁滩、深潭暗伏，更加险恶。漩涡叠套漩涡，叫人担心船会被卷进漩涡，或被冲上礁滩。刚过一个险滩，还没等人松一口气，又一个险滩直撞过来，叫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里。

泄滩，一个又一个叫人眩晕的漩涡，船行漩流之中，不时颤抖震动，像是被神力摇晃颠簸。李准和黄竹筠不敢作声，连大气也不敢出。

船家说：“前面已经到了秭归。”

秭归，屈原的家乡。

三闾大夫，千百年来，高洁的象征，儒生的楷模。他忧国忧民，自沉汨罗后，或说被白马驮着飘然而逝，或说为大鱼驮回秭归故里。遍及中华大地的五月龙舟竞渡，粽子投江祭奠，那真是身后莫大的哀荣!

李准端坐舱口，看着往后退去的秭归，心里充满敬仰之情。

船向前行，进入一条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两岸相挤，水一线，天一缝，险极，奇极，神极!果真藏有天赐的兵书宝剑么?谁得到它，谁就能安邦定国，青史名彪!当今中国已不太平，红毛，番客，从海外来，从西洋来，中华天朝，已无往昔的尊贵荣华了!

黄竹筠触了触他，问道：“你在想啥子哟?”

李准慨叹一声道：“现在中国不太平，要真有一天赐兵书宝剑，我真愿弃文习武，去安邦定国。我家祖上是有过武功的，祖父在我生下来的时候，就给我起名继武。”

黄竹筠掩口笑道：“你连杀只鸡都怕，还讲啥子习武拿刀使棒!我看你还是心一意奔个进士，争个状元顶戴吧。”

李准也笑了，摇摇头说：“我小时候，祖父就说我‘少年脾性，心与天高’。”

“你莫要少年得志，脾呢一切，就算是祖宗积德，我的福分了。”

李准正在太息中，船已过了青滩，来到崆岭滩。这里更是森森然，险恶之

极。当年李白到此地都愁白了头，留下了惊人之句：“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船顺流冲下，瞬息万变，但总看见黄牛滩在身后，真的是“朝见黄牛，一朝一暮，黄牛如故”。

难怪前人说“泄滩青滩不算难，崆岭才是鬼门关”！

抬头，是水，低头，是水，身前，是水，身后，是水。水气袭人，水声吓人。啊，这大水，这大江，这难行的水道！

后不见来程，前不见去路。

人生呵，一如旅途。“人生到处知何似”？有多少险滩，有多少风波路？李准后来在自编的《任庵年谱》中慨叹“命多坎坷”，不是虚言。不仅李准，但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概莫能外。其时，外国列强已经打进了中国，从19世纪40年代始，终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面临着一个天大的问题，如何反抗列强的侵略，摆脱被瓜分、被压榨的地位而求得独立。李准几乎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每一次民族危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结，从儿时起，便郁积于胸，成了他灵魂的一部分，天然与民族的多灾多难同呼吸，共命运！这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青年，将经历怎样的人生历练呢？

过了险滩，一切吉凶祸福都弃置脑后了。李准庆幸平安渡过险滩，心头才真的漾起“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

放眼望去，已是“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南津关在望，长江变宽阔了，转为平流直泻。船已经到了宜昌。

第二章

上海滩

“江宽”号，洋船，小火轮，新奇技巧的铁船。

李准端坐船舱里，紧傍着母亲，等待开船。有点儿像儿时点放炮竹一般，好奇，心里有点儿害怕，但更愿意尝试新鲜。坐洋船，究竟是头一回，真的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碰撞了不该动弹的机关，招来祸事，更怕被人讥讽乡巴佬，贻笑大方。

“呜哞——！”

突然，一声尖啸，吓人一跳。

紧接着，“呜哞——”连声，在头顶鸣啸，是洋船在鸣啸。既非高山鸣锣，又非朝天放铙，好似牛鸣，又如虎啸。怎么会有这么洪亮而尖厉的叫声呢？怪物，怪物！

“轰隆隆——”洋船一阵抖动，接着便是“呜呜——呜呜”有节奏的跳动，“哗啦啦——哗啦啦”门窗摇动。只听窗外人声吆喝，脚步杂沓，洋船已经离开宜昌码头，向江心开去。

江风刮进窗来，顿觉暑气全消，心稍安定。

李准大着胆子跨出舱门，一步一步试探着四处走走，睁大窥奇探胜的眼睛，这里看看，那里瞧瞧，细细了解这洋船一切，要一穷其究竟。

八十年前，1807年，世界上第一艘蒸汽作动力的客轮“克莱蒙特”号在美国开始航行。从此，水上交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当中国招商局购造的洋船出现在长江之上，人们惊吓地以为是个怪物。不用划桨，不用摇橹，也不扯风帆，竟

然行走如飞，非神即怪！李准曾听说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乘坐洋船赶回湖南奔丧，竟遭到一班士人学子的抨击。不过，人们在议论、惊骇之余，还是因为它快捷便利而接受了它，冒着胆子乘坐轮船，由宜昌直放上海。

李准来到船头，但见尖尖的船首，劈开波浪，直冲而下。他心里惊叹：机器究竟大于人力！当今世界，机器发达，开明之士，也在提倡兴办实业，这是潮流所向。

轮船两舷的波浪，向两岸扩展开去，冲激渔划子、乌篷木船上下颠簸。远远看去，那些小船似乎被高高的波浪吞没了。渔划子上的人艰难地架橹、划桨抵抗着波掀浪涌，拼力驾船冲出波卷浪漩。

啊，顺势者昌。人随潮流走，才可赶上潮头。

船后，白浪翻腾，长长的航迹，像拖曳着一条白色的尾巴，更显来路悠悠，去路茫茫。

李准带着新鲜的感受，带着兴奋走回舱室，黄竹筠直直地看着他，探问他的所得。

李准沉浸在自己的感慨中，笑着说：“记得小时候，祖父给我讲过一个笑话：文臣武将互争高低，用行船作比喻，武将说：‘橹速不如帆快’。隐喻三国时候吴国的鲁肃不如创立汉朝的武将樊哙。文臣也不示弱，接口说：‘笛清哪比箫和’。针尖对麦芒，反驳说武将狄青比不上汉朝开国宰相萧何。今天，看了这洋船，开了眼界，我看不论是橹速还是帆快，都比不了神力的！”

黄竹筠小心地说：“机器是哪里来的？是天生的，还是哪个制造的呢？”

“鬼斧神工，全赖能工巧匠。”李准越发感慨说：“哦，毕竟是人定胜天，事在人为！”

这时是十九世纪末叶，中华帝王封建国家，大清皇朝对于洋人的坚甲利兵，已经招架不住。李准出世前三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廷被迫和英帝国签订了“广州和约”，接踵而来的是“江宁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璦琿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烟台条约”。一年之前，在天津又订立了“中法新约”。这些被人逼着签订的条约，条条款款，无非都是割地赔款，大清皇威，扫地以尽。也由于此，西方的风吹进了中国，西学东渐，让人

看到了天朝以外还有一个世界。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的主张，颇受重视。洋务派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办了江南造船局、马尾船政等工业，兴办学堂，建立北洋、南洋水师，训练新军。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满朝一片“同光新政”、“清室中兴”的称颂。

李准不很明了时局，长到一十七岁，这还是第一次离开家乡邻水。老家太安乡太安里活水沟，一栋粉墙乌瓦的宅院，周围是绿野平畴，无数土墙茅舍，四山围合，自成一个世界，与外隔绝。一条羊肠小道的土路，是联系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走出几十里，靠近县城有一条小河，千回百转，在崇山峻岭间盘绕，好像永远也找不到出路。

前些年，父亲在北京应礼部科举考试，后来转入景山官学，又在北京、云南做了几年小官，两年前回到家乡，兴办实业。从父亲的言谈中，李准才知道在邻水以外，还有一个比活水沟更广大，更活泼的世界。父亲办实业，遭到老古班子的刁难、反对，一年前，又再度入京求官，今年放了广东河源县知县，派人接家眷赴任。李准急切想出外见见世面，探求新知识。他不太眷恋故乡故土，他也不太拘泥于“子曰诗云”，对新学，对洋务倒是充满好奇。

轮船在宽阔的江面航行，夜过城陵矶，经过洞庭湖口。天上，皓月千里，湖面，浮光跃金。李准遥想那湖滨的岳阳楼，飞檐斗拱，山楼凭远，洞庭一湖，尽收眼底，衔远山，吞长江，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一定蔚为壮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早已烂熟于心的名句，涌上了心头。

李准敬佩范仲淹。这位宋代贤臣，少年时曾极贫苦，仍然“以天下为己任”，有远大抱负，敢笑曹操、刘备、孙权“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后来，他果然率兵镇守西北，使西夏人都称颂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希望有朝一日，如果能赶上范仲淹一二，也是自己的造化。

回到船舱，李准悄悄躺下。旅途劳顿，他终于沉沉睡去。

这一个从穷山僻壤，崇山峻岭中走来的少年，一出山便接触水，经历了飞流直下，经历了回环曲折，经历了峭壁险滩，经历了水阔平流，由乌篷船，柏木舟，再乘坐洋船火轮，开始了人生航程。他正顺风顺流，放舟直下，他料不到此后数十年，将要同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遭受的厄运抗争。他当然更料不到，

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将经历万千海上风波。

轮船到了上海，李准全家住进了长发客栈，等候定期班船由海路去广东。

傍晚时分，李准踱到客栈门外，只见沿街排满一溜蓝呢、绿呢四人抬的大轿，大轿前摆着几对明晃晃的官衔大灯，那上面标明某某局总办，某某补府正堂，某某记名简放道，有些则吹熄了灯看不出官衔来。

李准向茶房听差打听：“茶房，这些都是客人？”

茶房堆笑说：“都是各省、各路的官儿，也有京官儿。有来上海洋行采办军火，有来上海等候委任放官，有赴任路过上海，也有来上海白相玩耍的。上海可是个大码头，堂子里的姑娘又风流又漂亮，少爷有意去白相玩玩么？”

李准连连摇手说：“不，不。”

茶房笑了，说道：“少爷住得时间长了，想到哪里走走看看，我陪您。”

李准转过话题说道：“你们这里客人很多呀。”

茶房炫耀说：“我们长发栈是个官栈，长发长发，大吉大利呀。像少爷这样有身份的人，都喜欢在这里下榻，图个长发进取！”

这天，隔壁房间新到一个客人，主动来找李准搭讪，李准连忙应答，彼此请教了姓名，原来客人是广东东莞县的林星裕，要进京探望父亲。

李准和林星裕年龄仿佛，接谈之下，十分投机。

林星裕说：“家父在京城候选多年了，要我也去京城长长见识。听说今年春正月，穆宗皇帝已经满一十六岁，成人了，宣告亲政，朝廷或许会有更新。”说着，压低声音说：“慈禧皇太后已经应允王公大臣的奉表请求，再行训政数年，垂帘听政。其实，王公大臣本来就是奉了皇太后授意才上表的……”

李准感到他有话没有说完，但也不便细问，只觉得这朝廷社稷大事，闻所未闻，自己懵里懵懂，不谙世事，居处穷乡僻壤，真好比“井底之蛙”。

林星裕又侃侃而谈道：“最近，两广总督张之洞办了一件大事，奉请在南洋各岛设立领事，管理、保护华商、华工。从去年起，就派人到小吕宋，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宝瓏，还到雪梨调查、考察。敝家乡靠海，出洋的人很多，都在传扬这事，认为有个庇护，谋生有资了。”

李准听了，不觉连连点头，又急切地问道：“还有什么新闻，请林兄不吝赐

教，一并说说。”

林星裕接着说：“你来上海多日了，不知注意到没有，搞赈灾筹款，发财求官的都在营营碌碌。黄河发了大水，郑州以下，河水漫溢，赤地千里。这又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呀！”

李准不解地问道：“水患为灾，怎么倒是发财的机会？”

林星裕笑了笑，问道：“黄河溃堤，要不要修？要修。既然要修，要不要料，要不要河工？这不就是钱吗！”

李准头一回听到这番道理，不禁骇然。

林星裕说道：“家父本来由优贡用了知县，但他一心惦着参加会试，点个翰林，以为这才是正道出身。最近传闻将要停办科举，真若如此，点个翰林，又有多大意味？！”

李准闻听，大吃一惊，暗暗叫苦，果真停了科举，这还有什么仕进之途？连忙问道：“林兄，要停办科举，可是真的？”

林星裕说：“我这回进京，打算劝劝家父，何必如此苦读？如今，拿出几万两银子，捐个官，来得更快、更便当哩。”

李准不由得“哦”了一声，陷入沉思。

林星裕察言观色，善解人意，笑着说：“听到要停办科举，把你吓着了吧？其实，这还只是传言，莫把它当真。退一万步说，朝廷真的有这层意思，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明天就办的事情。朝廷的事情，哪一件是说办就办的？你要科举仕进，还有的是机会。”

李准心稍宽解，真心说道：“有幸与你相识，相见恨晚啊！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叫我茅塞顿开。‘乐莫乐兮新相惜’，我们就要分手，何时能够再会？”

林星裕豪爽地笑着说：“我北上京城，很快要回家乡的，你去了广东，还怕没有机会见面吗？山不转人转，我一回广东，就请你到敝家乡东莞，到寒舍作客！”

李准和林星裕，邂逅相逢，把臂之间竟成莫逆。他们还会有机缘相聚吗？